

我国老一辈遗传学家高翼之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他的精心之作——《名人基因密码》最近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翻开这本装帧精美的科普书，一个个“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的故事随之映入眼帘。

在西方，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名叫《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它告诉人们：“我们的人生都是有缺陷的。有的人可能缺陷比较大，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爱它的芬芳，所以那一口咬得比较大而已。”

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神”的尼科罗·帕格尼尼，就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帕格尼尼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是音乐史上最神奇的小提琴大师。他的演奏技艺堪称出神入化、空前绝后，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巴黎评论》曾对帕格尼尼在巴黎的演出作过精彩的评述：“帕格尼尼是艺术领域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他有着非常发达、非常灵巧的手指、手掌和腕关节。他

《名人基因密码》：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科普新书

◎ 王义炯

◎ 神秘的基因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意义,人类正力图揭示基因这个神秘的世界。《名人基因密码》一书选取了国内外历史名人的事例进行阐述,通过对人物基因的分析,探视隐藏在“谜”一样事件后的“幕后推手”。书中所选案例材料均来源于作者、遗传学家高翼之先生多年来对基因研究的成果。

的手像闪电一样在乐器上飞速地移动着，而他的乐器就像是漂浮在空中，能够自己找到自应有的位置……对帕格尼尼的琴弓与提琴最好的比喻是把它们比之于魔棍，比之于一根能使整个世界处于其控制之下的魔杖。”显然，没有无比灵巧的手指和伸展自如的关节，没有这些天赋的、独特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帕格尼尼绝不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小提琴大师。

作为“苹果”，帕格尼尼是够

“芬芳”的了，那么，他被“上帝”咬得有多大呢？这位“操琴弓的魔术师”并非大帅哥，而是瘦骨嶙峋、站姿摇晃、脸如死灰、表情呆滞、面容枯槁。他从小就身体虚弱，疾病缠身，一生中几度濒临死亡。58岁时，这位饱受病痛折磨的旷世奇才，终因喉结核并发喉癌而与世长辞。这只芬芳馥郁的“苹果”被“上帝”咬得真够狠的！至于帕格尼尼的种种神奇和疾患，都是基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帕格尼尼，《名人基因密码》一书还生动地描述了十多个“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其中，有带有色盲基因的近代化学之父道尔顿，带有马方综合征基因的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也有带有躁郁症基因的好莱坞巨星费雯·丽，以及带有卢伽雷病基因的轮椅上的科学巨匠霍金等。

高翼之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说，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名人历来都是公众极感兴趣的对象。这些出类拔萃

的人物，尽管各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大多受到人们的敬重和同情。人们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各自所患疾病对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人们希望知道，究竟是哪些基因出了差错，使这些名人展现出那些令人吃惊或莫名其妙的怪异特征。本书就是为满足读者的这一需求而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遗传性疾病是最可怕的疾患，眼下仍是不治之症。因而，本书还告诉人们：患有遗传性疾病，仍然可以成为名人。

高翼之先生在学术水准、通俗化技巧和文字功底上都堪称一流。因而，他的科普力作出神入化，难得一见。

读爱情故事有什么疗效？

——读路易斯·赛普尔维达《读爱情故事的老人》

◎ 陶媛媛

智利小说家路易斯·赛普尔维达并不是个多产的作家，可他的确是个会讲故事的人，那些无法用简洁有力的文字讲述一个紧张生动、感人肺腑的故事的现代作家们，或许会批评他的小说结构太传统，语言太老实，可是，别忘了，巴尔扎克和海明威也是这样讲故事的。

这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亚马孙丛林中的战斗。一个无知而贪婪的美国偷猎者杀死了一窝幼崽豹猫，给整个丛林招来杀身之祸，悲恸的母豹猫疯狂复仇，杀死它能够寻觅到的每一个人。当地无知的官僚不懂丛林规则，指挥失当，不断有人被豹猫的利爪撕裂而死。为了拯救整个丛林，一个叫加里波第的老人挺身而出，去猎杀这只失控的豹猫。加里波第熟悉丛林中每个生物的气息，了解它们的规律和变化，他能看到谁都看不到的踪迹，听见谁也听不见的豹猫的呼吸。

不过，他太老了，老得有点多愁善感，当他一步步逼近豹猫的时候，他为了这可怜的动物而伤心，它活着已是无生趣。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丈夫之后，这只丛林猛兽绝望得只求一死，与人类凶手战斗而死。这场战斗最扣人心弦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人与豹猫之间悄然发生的情感置换，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头儿，竟能拥有水晶般的心肝和铁铸般的胆气？每一场战斗过后，这位老人喜欢读爱情故事，他很挑剔，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配称作好的爱情故事：1.男女主人公必须是好人；2.男女主人公必须真心相爱；3.男女主人公必须经历无数磨难和考验，最后幸福地在一起。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庸俗的好莱坞剧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是人类永恒追求的完美爱情，也是悲伤人生的完美解药，因为加里波第老人坚持要求的这三个条件，正是人类得以平安无悔地度过险恶世道的三个条件：1.必须做一个好人；2.必须真正热爱生活；3.必须经历无数磨难和考验，平静从容地迎接终点。每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都是一个理想的人生故事，一切寓言尽在其中。阅尽沧桑的加里波第老人返璞归真，在冷酷的杀戮丛林中，始终保留内心的柔软、温暖、赤诚与坚贞，以此疗救、抚慰他在现实中遭遇的所有郁结和悲伤。



进入新世纪，积以十一年，朱大路又编成一部《世纪初杂文 200 篇》（文汇出版社出版）。该向他道贺。

不消说，新世纪，万象更新，集子呈现好多新变化。先说内容，所论列的都新鲜，从大洋彼岸的“9·11”事件到眼前种种人与事、是与非，真可谓江山不与旧时同。又说作者，若干赫赫名家，从夏衍、廖沫沙、聂绀弩、唐弢到沪上的林放、罗竹风，惜乎都没迈过新世纪的门槛；新陈代谢，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却接踵亮相矣。再说出处，竟也变，你看，纸质媒体不复一统天下，大量佳作已出自新闻网、手机报、个人博客。

求新求变，却无须绝对化。论及新世纪初期杂文的五彩斑斓，朱大路在序言里称道“曾彦修的厚重、邵燕祥的老到、流沙河的冷峻、黄一龙的犀利、朱铁志的严谨”等，然而你来个分析综合，却会发现，诸多佳作都具批评指向。《据调查、据统计……》（蒋子龙）批评弄虚作假，《解事豺》（王晖）批评接待腐败，《中国人的优雅哪去了》（邱震海）批评自我封闭，如此等等。这不奇怪。杂文的内容和形式与时

《翻阅时光》（大象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初版）是周立民的一本读书随笔集，他在书中倾情叙述了他 1996 年至 2011 年期间，凭自己的兴趣所读过的当代学者、作家所创作的 50 余种作品的心境和感触，让我读得赏心悦目，感叹不已。如在读完史铁生《我与地坛》后，他说作家的幸福之处是他们的文字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让疏离的世界中的人们彼此靠近了许多”。他读吴冠中的《生命的风暴》，还让他回想起大画家、学者吴老的谦和与热情，他动情地说道：“一个人可以让人羡慕，但不一定能够让人敬慕，因为敬慕、敬仰是内心中对另外一个人最真实的评价……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不朽者。”吴老在周立民眼里就是一个令人敬慕的不朽者。在读贾平凹《废都》中，他认为该书真切地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无奈和无力，写出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一直以来都是史家格外关注的非常有特色的社会阶层。士族从曹魏以来不断发展，到东晋时演变为较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整个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关于士族的形成，学者多倾向于魏晋士族从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至于其中的具体环节，则多阙而不论。

刘蓉的《汉魏名士研究》（中华书局出版）通过对汉魏名士的

杂文的变与不变

——有感于《世纪初杂文 200 篇》

◎ 司徒伟智

俱进、不断在变，但变中有不变，不变的基调是“诗化政论”，即用文学手法凸显社会批评及文化批评。

优秀的歌颂性杂文，当然欢迎。不过，往往是，杂文的歌颂会兼容批评。如该书收入的《六亿一人》（何满子），通篇赞美敢为胡风说公道话的吕荧，其中就不就深蕴着对集体失语的批评？用新时期杂文领军人物曾彦修的话说，从公众接受习惯来看，能不胫而走者，更多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弊常取类型”（鲁迅语）的杂文。此中缘由，曾老有一妙喻：“杂文的艺术特性，确乎比较更适于作揭露、批评各种错误之用。漫画与相声也有这个特点，你如果要求天天画‘歌颂漫画’，说‘歌颂相声’，那怎么办得到？”“侯宝林先生可谓公认的一代相声大师了吧，但是不管他本事有多么大，他就是始终变不成一个以‘歌颂相声’为主的演员。”反之，他

认为高元钧们的山东快书，却只能用来歌颂。奥秘无它，不同载体对应不同诉求而已。讴歌、抒情、讽刺、幽默……岂可要求每一种文体都一肩而全挑？

自然，不变之中也有变。杂文是发展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年代，杂文的批评功能发挥，理宜更加天地开阔。挥笔上阵，反腐、斥假、扫黑，需要；而易中天讥讽“博士前”头衔崇拜，邵燕祥批评不懂装懂的“韵文”，也需要。至于“国学”成立与否的问题，“金庸加入作协”该不该的问题，争来论去，无不启迪人哩。廖沫沙先前提醒得好：勿单纯地将杂文看作是对敌人的“匕首”、“投枪”，而忽视它语重心长化解人民内部的缺点与疑难的“银针”、“解剖刀”效用。是的，让批评多种多样，让杂文多姿多彩吧。



周立民和他的《翻阅时光》

◎ 翁长松

了他们颓废又找不到精神出路的精神状态。然而触动他心灵担忧的是有些人对社会礼义廉耻的寡淡，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然而社会上教育的腐败现象和医德的缺失，这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礼义廉耻缺失的反映吗？总之，无论是点评作者，还是评论著作本身，周立民都做到不虚美、不妄论，令人信服。

周立民的阅读快乐观尤其令我欣赏不已，如在《哭泣不是我们的性格》一文中，他不仅谈论了老教授贾植芳令人敬仰的学识和坚强意志，不屈不挠的个性，还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当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贾老赠书给他的快乐感。他说与贾老聊天交流，贾老常会赠送

签名本给学生或朋友，因为得到贾老的签名本，周立民所以会“像小孩子得到糖果一样手舞足蹈了”。

天下的阅读者，其阅读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有人读书是为了做研究、做学问，有的是寻找创作素材，希望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都很好。不过在周立民眼里，最好的读书还是为了寻找乐趣，他说：“书让我在成长中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蜷曲的心灵得以舒展，孤独的心找到了知音，浮躁的情绪得以安宁，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一个幸福的人’了。”他通过闲情的、自由的读书，从那文学的经典著作中，“心灵得以舒展”，还凭着自己的兴趣写出了不少随心而录的文字。

周立民不仅是一个快乐的阅读者，也是个学术成果颇为丰硕的人。他已是沪上著名的巴金研究者，他热爱巴金，爱读巴金作品，周立民曾坦诚地说道：“巴金和他的书，与我的生活早已分不开，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关于他们的深刻印记。”在我的书橱里就藏有周立民撰写的反映和描写巴金人生、作品的《巴金画传》、《巴金评传》、《甘棠之华》等专著。阅读丰富着生命，阅读也滋养着“学术”。



《近松门左卫门选集》，（日）近松门左卫门著，钱稻孙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日本江户时代净琉璃和歌舞伎剧作家，把江户戏剧由市井说唱推上了艺术的高峰，被誉为日本的莎士比亚。译者钱稻孙学识渊博，译文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日本文学翻译家文洁若作序推荐此书，称钱稻孙的译本“无与伦比”。



《我们心中的怕和爱》，水木丁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回信集子，诉说情感遭际、生活烦恼，还有一些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作者的文字具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敦厚却有风骨，能安抚那些躁动的不安。在关于怎样能够生活得舒坦、自爱此点上，深获读者共鸣。

征稿启示

经典的好书，回味无穷，经得起一读再读。本版将开设“经典一得”栏目，欢迎读者来稿。字数不超过 500 字，言简意赅，不入俗套。视角特定，立论个性。切忌泛泛而谈，人云亦云。来稿请寄“新民晚报读书版”或发电子邮件至：yxh@wxjt.com.cn。